

我们的星球处于风险之中，必须采取多边行动

作者：Signe Krogstrup 和 Maurice Obstfeld



雪中的一只狼：我们的星球并没有谎报“狼来了”，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使全球气候面临风险的程度。（图片：imageBroker/David & Micha Sheldon/Newscom）

2018年12月3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届缔约方大会（COP-21）达成的《巴黎协议》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道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类活动正在破坏地球气候和生物圈的稳定，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多行动。这种威胁具有内在的共同特征，突出表明需要开展更紧密和更全面的国际合作，保护人类生命繁荣的栖息地。

因在气候经济学方面的研究，William Nordhaus 将在下周被授予[诺贝尔奖](#)，他在[1977年](#)写道：

在思考西方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向时，科学家们分为两派，一派喊“狼来了”，一派否认问题的存在。长期存在的一个担忧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将达到使全球气候受到严重影响的程度。与谎报“狼来了”不同，我认为应该严肃对待上述担忧。

四十多年之后，狼出现在跟前。

回过头看，2018 年出现了更多的严重热浪、野火和暴风雨。[在有记录的气候最暖和的十八个年份中，2000 年之后就有十七个年份。](#)2018 年势必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在不断增加。

然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带来压力的可见迹象远不止于这些与天气有关的事件。地球气候和生物圈的其他关键方面也都面临严重压力。雨林在收缩。随着海洋变暖，极地冰盖在消退。随着海洋酸化，珊瑚礁在消失。肥料残留物将过量的磷和氮注入流域，破坏了淡水和沿海生态系统。微塑料正在进入食物和饮用水。我们星球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崩溃。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估计，自 1970 年以来，60% 的脊椎动物已经消亡，某些地区的昆虫密度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

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有可能跨越重要的[星球边界](#)，这些边界定义了人类文明能够发展的环境限制。潜在的临界点意味着这些边界可能以突然、急剧、不可逆转的方式被打破。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说，我们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时间来采取行动避免气候灾害。最近的[美国国家气候评估](#)和英国政府的[新气候预测](#)强调了这些风险。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之所以对地球造成这些干扰，是因为企业和家庭没有考虑到其活动如何危害环境——用专业术语说，经济活动往往伴随着负外部性。原则上，可以通过征税迫使家庭和企业支付其对环境带来的附带损害的成本，从而抵消这些外部性。然而，全球环境外部性很复杂，表明需要实施[更广泛的政策](#)，例如，监管和金融政策。

关键在于，由于气候和生物圈的外部性是跨越国界的，政策应反映全球而非当地的损害。因此，各国单方面的政策行动不太可能是充分的，即使假设可以克服国内政治障碍。多边合作也很重要。

多边主义有助于各国考虑其他国家人民的福祉，因为它们知道其他国家也在这样做。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 2015 年联合国气候会议取得突破——根据《巴黎协议》，各国承诺将全球气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幅度控制在远低于 2 摄氏度。这一协议要求在未来几十年内实现零碳经济，而这种精神是为实施和加强这一协议所开展的持续工作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多边主义已经取得显著成功。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和经合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和随后世贸组织下的连续几轮贸易自由化，支持了七十年来以贫穷国家收入显著趋同为特征的经济繁荣。在金融稳定方面，通过巴塞尔进程和金融稳定理事会

开展的国际合作表明“软法律”如何能发挥作用。国际卫生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消除天花（1980 年实现），以及最近在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许多低收入国家实现了健康状况的进一步大幅改善。限制核武器试验和扩散的协议也以避免“双输”结果为相同的原则。

甚至在历史性的《巴黎协议》签署之前，环境领域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多边成功。早期的一个例子是 1979 年《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议定书，包括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方面的协议。1987 年，46 个国家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同意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该协议目前涵盖 197 个缔约方，促进扭转了南极洲大气臭氧浓度的下降趋势。

全球社会如何才能进一步应对环境危机，特别是在各国越来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一种选择是通过“意愿联盟”或俱乐部，相互扩大利益（例如，促进人员在俱乐部内部更容易地流动），以获得在环境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商定行动。

这种方法甚至能够以现有的经济多边主义机制为基础。一些贸易协定——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已经包含要求各国执行其自身环境法律的规定。扩大这种方法有助于促进更强有力的国内环境措施。例如，世贸组织内的诸边或关键多数协议可能要求成员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着这种精神，2018 年 7 月宣布的欧盟—日本贸易协议是第一份要求签署方支持《巴黎协定》的协议。

另一个例子是 2015 年应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要求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其目的在于更多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从而使市场能够对这些风险定价，使金融投资者能够管理这些风险。这是价格反映环境外部性的另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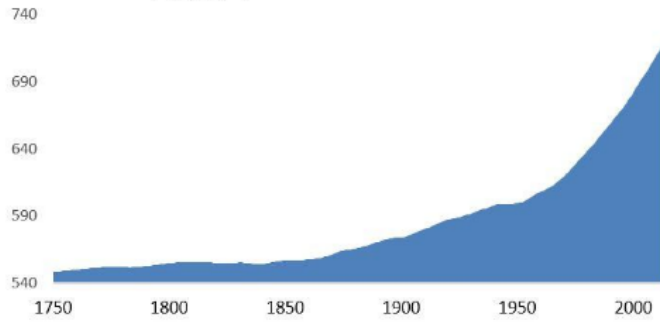
最后，在具备人力资源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责任扩大其监督和减轻环境损害的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可以监督国际环境协定有关内容的遵守情况。

我们的星球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创造性的思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将于下周召开，Nordhaus 教授也将在下周因其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他具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以及他对今后多边方式必要性的明确愿景，我们应深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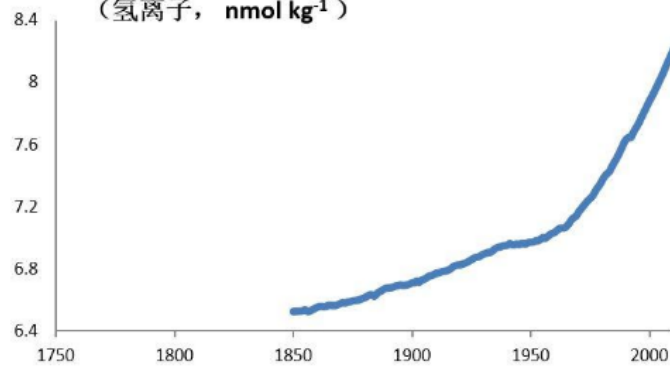
不可持续的趋势

自工业革命开始，环境破坏急剧加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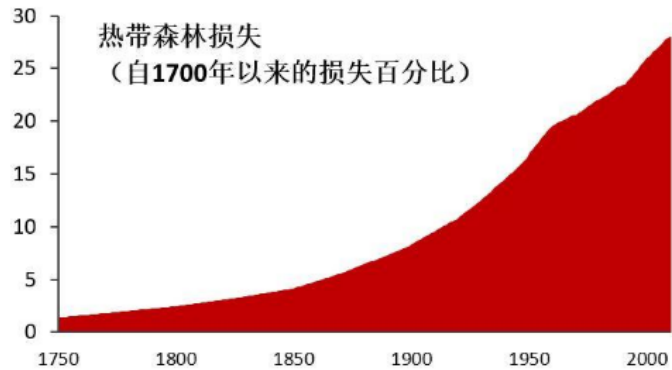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
(百万分率)



海洋酸化
(氢离子, nmol kg^{-1})



热带森林损失
(自1700年以来的损失百分比)



来源：“大提速数据集”，W. Steffen、W. Broadgate、L. Deutsch、O. Gaffney 和 C. Ludwig (2015年)，“人类世轨迹：大提速”，《人类世评论》卷 2 (1)，第81-98页 (见：www.igbp.net/globalchange/greatacceleration.4.1b8ae20512db692f2a680001630.htm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相关链接: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气候变化，你需要知道的五件事](#)

[适应气候变化——三个成功的故事](#)

[气候变化将导致更频繁的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引导全球增强而非削弱合作](#)

[应对全球失衡，各方需要通力合作](#)



Signe Krogstrup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顾问，从事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和外部失衡方面的研究项目。在 2016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教授，并担任瑞士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分析部助理主任及副主管。她还曾在贝鲁特从事联合国工作，并曾在日内瓦国际关系学院讲课。她就广泛的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众多文章。



Maurice Obstfeld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为此他暂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是伯克利分校1958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年）。在1991年前往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年）担任正式教员，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年获硕士学位），并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年7月到2015年8月，**Obstfeld**博士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文理科学院研究员。奥伯斯法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高等研究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还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L.K.Jha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曾担任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他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 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